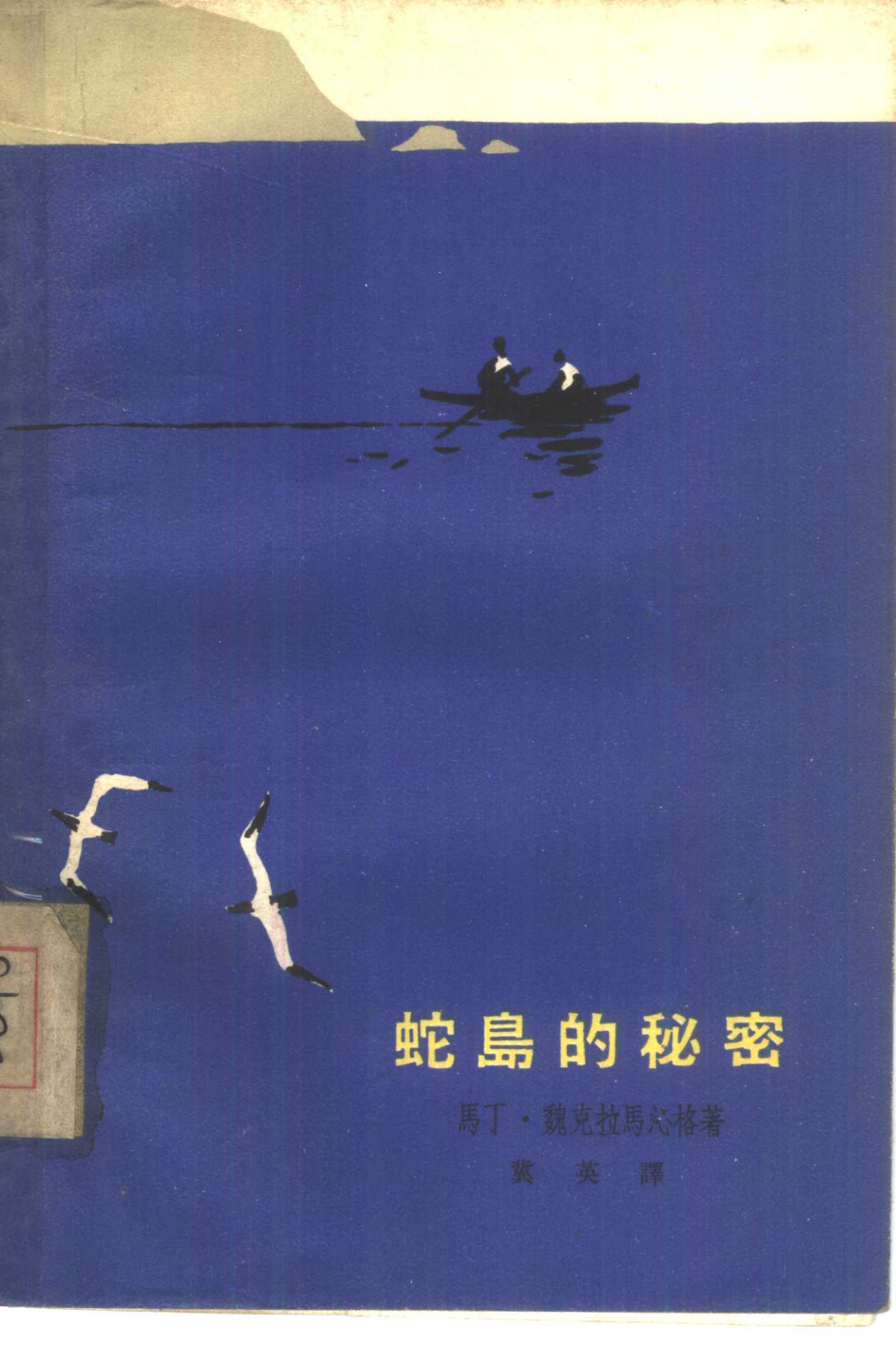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eep blue background. In the upper center, a small boat with two figures is silhouetted against the horizon. In the lower left, two white birds with black wingtips are shown in flight. A small, light-colored rectangular object, possibly a book or a piece of paper, is visible on the far left edge. The title '蛇島的秘密' is printed in large, bold, yellow characters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 蛇島的秘密

馬丁·魏克拉馬忒格著

冀英譯

# 蛇 島 的 秘 密

馬丁·魏克拉馬沁格著

冀 英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封面画：張守义

蛇 島 的 秘 密

书号 1663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

字数 68,000 开本  $767 \times 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frac{15}{16}$  插页 2

196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6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 0.35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亚非两大洲是人类文明最古的发源地，是人类文化的摇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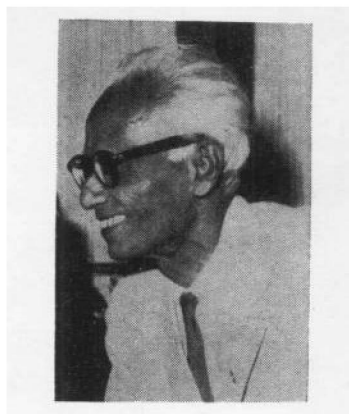
今天亚非人民正面临着一个民族解放和文化复兴的新时代。亚非人民风起云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不仅对亚非两洲人民的前途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并且也对全人类的命运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进步的亚非作家是这一伟大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又是这一斗争的代言人。他们继承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从人民的斗争中汲取了丰富的灵感，正在不断创造着具有新的思想和感情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是全世界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读者怀着极大的兴趣来阅读这些作品，并且将从这些作品中得到鼓舞。

(CEYLON)

*MARTIN WICKRAMASINGHE*

**THE MYSTERY OF THE SNAKE ISLAND**



馬丁·魏克拉馬必格是錫蘭當代著名作家，生于1891年，早年在科倫坡求學時，就和當地進步的知識分子一起，為保衛祖國的優秀文化傳統、反對全盤歐化而鬥爭。他一方面以農民生活為題材，寫了不少短篇小說，一方面也從事劇本、文學評論、長篇小說等創作，著名的作品有《麗拉》、《改變中的村莊》和《一個時代的結束》等。他是錫蘭作家協會主席，曾于1959年10月率領錫蘭文化代表團來我國進行友好訪問。

統一書號: 10620-1663

定 价: 0.35 元

## 目 次

|     |              |     |
|-----|--------------|-----|
| 第一章 | 群盜·····      | 1   |
| 第二章 | 打猎·····      | 12  |
| 第三章 | 海上历险·····    | 22  |
| 第四章 | 孩子们的战斗·····  | 39  |
| 第五章 | 一个放蕩的騙子····· | 44  |
| 第六章 | 盜窃队·····     | 52  |
| 第七章 | 馬多尔島·····    | 62  |
| 第八章 | 奇怪的客人·····   | 71  |
| 第九章 | 移动的火光·····   | 88  |
| 第十章 | 浪子回家·····    | 105 |

## 第一章 群盜

我常听父亲說(有时我继母也这样說),我母亲死的那年我才七岁。我还記得我父亲、姑母和别的亲戚围着母亲灵床痛哭的情景。看見大家都哭,我也跟着哭了。当姑母把我象婴儿那样抱到花园里哄我別哭的时候,有几个邻居走过来撫摸着我的头,叹息地說:“可怜的孩子。”这件事我記得够多么清楚呀!

过不多久,父亲就坐着馬車把继母和几个亲戚帶到家里来了。我还清楚地記得,父亲下了車,紧伴着眼睛低垂的继母一同走进凉台的情形。后来,我从村子里妇女們的閑談中,才知道我父亲是在我母亲死了大約一年之后娶的继母。

我很快就发觉继母和我母亲不一样。她不象母亲那样爱我,对我也不大关心,但她对我父亲的爱情和关切却胜过我母亲。周圍的妇女都說,她不象我母亲,她小气,心眼儿多。我大了一些以后,才体会到她們为什么这样說。

父亲交給继母的日用錢,她总是精打細算地使用的。

她常常罵僕人，還跟他們吵架。有時紅茶過於甜一點，她就大聲嚷嚷：“你們盡浪費我的糖！”她總是到廚房去給僕人分菜。他們要想多吃一點，就得向她去要。

她把自己積蓄下來的錢開了一家當舖。每一個盧比收五分錢利息。這樣，利率就高達百分之六十。

我父親為了做好自己的小生意，整天忙碌着。當他知道繼母用自己的儲蓄開了一家當舖的時候，他覺得十分高興。為了增加她的資金，有一次他還給了她一百盧比。

過了一年左右，繼母生了一個兒子。她的兒子三歲的時候，我已經十一歲了。繼母雖然不象我母親那樣愛我，但她並不虐待我。可是，她對自己兒子的那種疼愛和關切，使我產生了一種忌妒和沮喪的心情。與其說由於繼母對我的歧視，不如說由於我這種忌妒的心理，使我对繼母抱着敵對的態度。而她对我的态度也开始漸漸地改变了。这种改变究竟是因为她自己的孩子已經長大了，还是由于我改变了态度，我不很清楚。不过，我所以变成一个小流氓，却不能怪我繼母。要是我母親不早死，也許我不至于这样。我觉得我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很象父亲。他是一个又任性又倔强的人。

我不喜欢讀書，最喜欢和伙伴們一起逃学在外边玩耍，和他們摔跤打架，或到海边、河里游泳。我常和学校里的男孩子打架，其中有些比我还大。我经常帶着青腫

的臉或是胳膊上淌着血回到家里。有时候，被我打伤的孩子的母亲到我家来向父亲告状，于是父亲就把我痛打一頓。

继母总是在我父亲面前說我行为不端，我不知道她所以这样做，是不是因为她喜欢看兒我挨打。然而，不管怎样打我，也沒有把我管住。

每当继母做了蜜餞，她总是先給父亲留下一份，然后才分給我少得可怜的一点点，而我总是拿去和僕人一块兒吃。我母亲死后，这些僕人对我更加同情和亲切了。要是父亲不在家吃午飯，我就坐在厨房里的一張破旧不堪的椅子上吃，因为我对常常被继母打罵的僕人是非常同情的。

我家的小僕人比我大三岁。他母亲很穷，是我父亲的远亲。与其說他是僕人，不如說是我的朋友。虽然他的名字叫吉納帕拉，我却一直用亲热的簡称叫他“吉”或“吉納”。作为僕人，他的工作并不多，因为他总跟我在一起玩，帮助我逃学，有时候他在路上一直等着我从学校回来。

从我們家去学校的半路上，有一个荒廢了的驛站，它的花园被一堵积滿尘土的、发黑的矮墙圍着。那里有两三棵椰子树，我們常到上面去摘嫩椰子。吉納是我們这伙人的領袖，他常常爬上椰子树，把摘下的椰子扔下来，而作为副手的我，就把椰子分給孩子們。

从学校一回到家里，我就把我的书和石板扔到桌子或床上，跑出去和伙伴们玩。迫切地等着我从学校里回来的吉纳，不管继母怎样打骂，总是马上和我凑在一起。

我们玩耍的地方，是丛林前边的一块沙地。在丛林的右边有一个池塘，村里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們，从早晨到中午，川流不息地到这里来洗澡。傍晚时分，穷苦人家的年轻姑娘和妇女以及有钱人家的僕人，三五成群地来打水回去飲用。她们在井边聊天、嬉笑、玩闹一阵，然后就象来时那样背着水瓮，依依不舍地走开了。村里少女们在这儿出现，就把村里的小伙子们招来了，他们也来聊天，开玩笑，或者向她们求爱。

这座丛林成为人们躲避风雨和休息的地方。那里有一处简直可以当作帐篷用。在灌木长得茂密的那些地方，只要不是遇到暴风雨，呆在里面的人就不会被雨打湿。

每逢星期六或星期天，从早到晚，有时是在烈日之下，我们在丛林对面的沙土上玩耍、奔跑和摔跤。在这个小丛林里休息，要比在我们所能盖的任何小屋子里更加舒适。我们在丛林中一块豁亮的地方用木材搭了一个可以容两个人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的台子。

这种日子，我们都聚在那里，想一些新鲜花样来玩儿。

“别再玩跳方框了，我算玩够了，我们不能每天总玩这个呀。”吉纳說。

“摔跤我也玩膩了。”西里帕拉說。

“好吧，今天我們當強盜吧，”我說。

其他三個伙伴和吉納都大聲喝采，表示同意。

“咱們怎麼來組成一幫強盜呢？”倫納迪瓦問。

“等一等，好嗎？”

我告訴他們應該怎樣當強盜，今天怎樣去搶劫。

“我就是這伙強盜的头兒，”我神氣活現地說，“在我們這伙里，誰都得服從我的命令，都得怕我。头兒是特別凶狠无情的，你們知道嗎？不管誰犯了錯誤，或者不守規則，就要受到嚴厲的處罰，你們聽見沒有？不管怎樣，誰都不許說出別的同伙的名字；誰要說出來，如果讓我們捉住，就要受到嚴厲的處罰，明白了嗎？誰要是出賣我們當中的一個，誰就要被處死，聽見了沒有？”

除了吉納之外，所有的人都吓得面面相覷。

“處死，這過於嚴厲了，我們應該取消它，”西里帕拉建議說。

“不行，要做强盜，就不能取消死刑。以前的強盜所受到的處罰，要比這個厲害的多，只要是叛徒，就把他一劈兩半，把尸首吊在樹上。”

這樣一說，西里帕拉沒話讲了。

“好吧！今天由吉納做打家劫舍的強盜。做這樣的強盜，只能圍一條黑腰布，聽見了沒有？從前，這種強盜常常把全身抹上油。這樣，誰想捉他都捉不住——強盜

簡直就从他的手里滑走了。我們都要用一條黑布蒙着眼，伪装起来。”

“为什么？那样我們就看不见东西了。”丹加达沙問道。

“你在布条上挖两个洞，就能看见东西了。我們先让一个人闖进住宅，头儿和其余的人留在外边放哨。如果有人来，我們就把他捆起来，要是他动手，我就用劍把他砍倒，”我一边說着，一边拔出我那把用烙铁制造的木柄劍，一劍就把一段吉大兰树的树梢砍掉，那茂密的伞状树梢一下子就掉在我們的脚下。看到了这种絕技，大家都十分惊奇地望着我。

“你一进屋子，馬上就把所有的金首飾和別的值錢的东西都拿出来，听见了沒有？”我把規則解釋了一番。“如果有人阻擋你，你就一拳把他打倒——但無論遇到什么情况，不許伤害小孩子，你們听說过阿利巴巴和四十大盜的故事嗎？”

“听說过，”大家異口同声地說。

“好吧，我們先把自己伪装起来，然后到商人巴本·穆达拉里的家里，請求借住一夜，跟着就搶他的东西，象阿利巴巴和四十大盜那样。可是这得等我們做完这次搶劫以后再說。在进行更大的冒險以前，我們必須先取得一些經驗。”

我把一条圍在腰上的黑帶子解下来，在上面挖了两

个洞，做成一个面罩。我从吉納的紗籠<sup>①</sup>上撕下一块布条，同样做了一个面罩，但別人都不願意撕破他們的衣裳。

“媽媽要打我的，”丹加达沙說。

“怎么？害怕了？不要怕，强盜是誰都不怕的，”我說。

不願撕紗籠的那三个人跑回他們家里去拿黑布条去了。

“西里帕拉，等一下，”我吩咐說，“帶小半瓶子的椰子油来。”

“椰子油？做什么用？”

“擦在吉納身上。”

西里帕拉回来时带了一块从他祖父的雨伞上撕下来的黑布和椰子油。

丹加达沙带来了一块深褐色的破布。吉納就从这块破布上撕了一条下来，围在他的腰上当做腰布。我把他全身擦滿了油，然后用黑布条紧紧地蒙住他的眼睛。

“你能看見嗎？”

“嗯！ 嗯！ 我能看見，眼睛露着呢！”

其余的人也都戴上自己的面罩。

“喂！ 破門的工具呢？”我問。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丹加达沙搔了搔头皮。

---

① 錫兰男子穿的一种民族服装。

“我可以从家里拿一根小铁棍来，”他說。

“好极了，快去拿来！要是能搞到一把斧头，也把它带来！”

丹加达沙带着工具回来了。我也用黑手帕蒙住臉，高举着劍，領着队伍出发了。

“等一下，”我把西里帕拉叫住，“西里帕拉，你担任偵察員，你去看看誰在看守的屋子里。”

看守的房子坐落在离沙土地帶大約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也就是在丛林的另一头。

“屋里只有一个老婆婆和两个小孩，”西里帕拉偵察后回来报告說。

“好！我們走吧！第一次我們不能去搶大汉的房子，这要等下次再干。”我說完之后，又高举着劍繼續前进。

看守的房子的后牆沒有窗子。我命令吉納在牆上掏一个洞，而我在远一点的地方放哨，另外三个人各自站在不同的地点。

“你怎么啦，为什么要挖房基？”我問，“你挖了房基，还得挖地板才能进到屋里去，那多費勁。你應該挖地板上头那片牆。”

“首領大人，如果我挖房基上头那块，我們就得把那牆里头用枝条編的籬笆砍下来，那么我們就得鋸掉竹子和枝条。”

我給丹加达沙打了个手势：“丹加达沙，快去木匠烏

帕里斯的棚里偷一把鋸来，别让人看见。”

“我告诉你怎么偷法，”西里帕拉向我们走过来解释說，“那个木匠是个聾子，除非大声喊叫，他是不会听见声音的。烏帕里斯辛辛苦苦地干完了活，现在一定在凉台的床上休息，要是从房子后面进去，就容易得手了。”

丹加达沙带了一把鋸回来。吉納在墙上挖了一个洞，把一些大土块移开，然后就把鋸放进去，企图把一些竹片鋸下来。

那个老婆婆在房子另一边的花园里听到了嘎擦嘎擦的声音，就走到后墙那儿去察看。她看见化了装的几个人，不由得大吃一惊，但还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们。当她看见吉納正在鋸掉墙里的枝条的时候，就喊了一声媽呀，向他直冲过去。

“站住！”我跳上前去喊道，同时把劍指着她的胸口。她吓得要命，呆呆地站在那里。

“我们是一帮强盗！”我瞪着她。

吉納还在鋸着枝条，好象要把这整座房子拆塌似的。她气极了。

“你们在搞些什么鬼？想拆掉我的房子嗎？你们不能老老实实在家里嗎？”她愤怒地喊着，顺手抓起一根木棍向吉納冲过去。我立刻扔掉劍，把她拦腰抱住，另外三个人馬上跑来帮我，把她摔倒在地上。当她企图喊叫的时候，我又威胁她，把劍指着她的胸膛。